

随笔

苏轼：乐观豁达任平生

郭良卿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一生仕途坎坷，身心饱受折磨。虽然一生跌宕起伏，但他活出了自我，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最令我仰慕的，不是他有绝世文采，而是在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我想，这正是苏轼的魅力所在。

喜欢上苏轼是在高中时代。1989年我高考虽然考了高分，但因小儿麻痹症导致的残疾而名落孙山。我拄着拐杖来到我的语文老师王玉刚家里，在我心里，这是一次告别。残疾造成的各种困苦、求学的无限艰难、看病带来的生计窘迫、大学理想的突然破灭，让一直十分自卑的我失去了前行的勇气。王老师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劝我，人生皆困苦，道阻且漫长，上天在茫茫人海中将我落在你身上，就是相信你不但可以承受得了，而且还能大有作为，所以千万不要做傻事。随后，他从书架上拿出珍藏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赠送给我，希望我能像苏轼一样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和打击，敢于直面残疾带来的一切困难。

读这本书时，感觉苏轼的形象跃然纸上，特别是他那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不论是在贬谪时期，还是为官时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慢慢变得乐观豁达。

“打不倒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这句话用到苏轼身上再合适不过。苏轼刚被贬到三面环江的黄州，就开始在自然中发现美，在逆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他写了一首流传很广的诗《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以自嘲的语气开头，说自己一生都在为口腹奔忙，可见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长江绕郭

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想想他一个以前顺风顺水且经常被皇帝和士大夫们赞赏的人，如今被贬黄州，本是件悲伤的事儿，可他却发现黄州“鱼鲜笋美”，这种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真是让人敬佩。苏轼这首诗满篇自嘲，从黄连中嚼出了甜味儿，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人生起伏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我们也能在逆境中豁达地对待人生、乐观地对待生活，那么一定会拥有许许多多的快乐。

最能够体现苏轼乐观豁达的一首词，要数那首千古佳作《定风波》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面对突然到来的狂风暴雨，他无所畏惧，从容徐行。这份在萧瑟之中的云淡风轻，打动过许多人，也鼓舞过许多人。词的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饱含人生哲理的点睛之笔。特别是“回首”二字，不仅体现出苏轼笑对风雨的态度，更体现出他无所谓风雨和晴天、一切任其自然的心态。晴天也好，下雨也罢；快乐也好，不快乐也罢，这些都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参透了这一层，一切荣辱得失就不会放在眼里了。我想，这当然不仅仅是他遇雨的感受，更是经历无数人生挫折与磨难后的领悟。

人生处在逆境时，适当转念、随遇而安，是苏轼给我们的人生指引。被贬黄州后，一个朋友帮他申领了军营东边一块没有开垦的坡地。苏轼终于安然而居，开垦“东坡”，成了“东坡居士”。我觉得苏东坡的“东坡”二字有内涵，是死了一个苏轼，活过来一个东坡。他最爱喝酒，就在地里种黍米自己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每天晚上就在东坡那个地方喝酒，“归来仿佛三更”，回到家，已是三更

半夜，“家童鼻息已雷鸣”，他多次敲门也没有人来开，发脾气也没什么用，于是就倚着竹杖在江边写下了著名词作《临江仙》，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更加豁达了。人生常常可以转念，当有一天你突然悟到无论悲喜都是生命里必然出现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会豁达，而这种豁达一定是超越了乐观和悲观的。

回想来路，高考落榜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我决定去周口学习家电维修。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颁布，我复读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毕业时因体育不达标而拿了一个肄业证。我不抱怨，欣然接受生活给我的一切。接着，我自考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还先后到河南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毕业后，我因为右手残疾而弃教，工作遇到瓶颈后专攻技术，先后被评为市级、省级和全国自强模范，还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些经历都给了我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体验，让我倍感珍惜。这其中，苏东坡给了我思想引领，让我对人生充满了乐观和感激。

苏东坡对人生境界的理解和升华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苏东坡看来，境界从来不在天上，不在别人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自己心上。自己对事物的理解，自己给予自己的希望，决定了境界的高低。“乌台诗案”发生时，他确实是怕的，被贬黄州后，说出“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时，他从“怕”到“不怕”了；被贬惠州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已经从“不怕”到“不辞”了；被流放到“九死一生”的海南岛后，这个乐天派老头就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此时他已经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如果是由快乐产生的快乐，一定是小快乐，如果是由烦恼产生的快乐，一定是大快乐。你看，苏轼的人生境界由“怕”到“谁怕”，再到“不辞”，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真是一种

大胸怀，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豁达的人生态度。“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回首一生，他想到的是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被贬之地，在贬谪生活中，他感受更多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会员服务，这是被贬谪之人的大境界，是九死不悔的执着，更是十分难得的乐观！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读懂苏东坡才明白，世间事不过如此，即使万世颠沛流离，也可一生诗情画意。说起聚散，“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遇到挫折，“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论及文化，“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迎接变化，“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感叹时光易逝，“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谈到珍惜当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谈到生命，“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他认为人生这一辈子就像鸟一样，总是有来有去的，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许多事情却像春梦一样不着痕迹。你没有办法预料人生会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人生在自己手中，你一定会走完这一生，并且会走出一个快乐的人生。

苏东坡用一生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是一段不断寻找人生乐趣、享受人生美好的未知旅途。生活要去热爱、美要去发现，能悟到这一点的人，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就像苏东坡，他在渺渺天地间辗转奔波，可他没有哀叹人生须臾，只说“物与我皆无尽也”。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如今的我们，还可以在感悟苏轼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中，真切地感悟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还可以从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苏东坡一直在我们心里，并未走远。①8



诗歌

咏秋

高曙光

秋日过西华箕子读书台有感

芦苇携花舞浅滩，
满湖澄碧起微澜。
白鸡漫步啄寒草，
锦鲤摇鳍戏钓竿。
箕子台旁孤影照，
城隍庙内信香残。
游人稀少无叨扰，
独沐秋风天地宽。

秋日校园内遇遇上黄花有感

红日东升抛锦绣，
采收寒露暖清秋。
层林尽染斑斓色，
时鸟初歌婉转喉。
叶茂根深惹硕果，
水平岸阔纳清流。
黄花无意争新宠，
蹊径闲言竟未休。

校园秋色

一夜西风秋意狂，
层林碧叶染红妆。
奔驰星月常疲惫，
休憩亭台罕紧张。
颜色宜随光景换，
声名须借桂枝扬。
几番纤羽争高下，
登上梢头唱远方。

秋晨有感

清晨雨过感寒凉，
郊野村夫格外忙。
收获入仓消臂力，
耕耘播种育嘉粮。
登楼尽览平原阔，
回首方知岁月长。
何必腾云三万里，
眼前皆是大文章。③22

散文

秋雨三题

朱保彰

心境

因着这连绵不尽的秋雨，我的情绪也低迷了起来。原本想在秋高气爽的日子去登高调节心情，却被这凄冷的雨滴搅和得了无情趣。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深秋的雨是多情的，不少诗人赋予它灵性，赋予它生命，将思绪寄托于它，而我看到秋雨时的心境，却与戴望舒写那首《雨巷》时的心境相同，虽然在细雨蒙蒙的小城街巷里冒雨奔走，却无缘结识某位撑着花雨伞结着愁绪的姑娘。

深秋的雨具有多面性，它不及春雨的婉约温润，也没有夏雨的热情奔放。树林里、旷野中、池塘内……到处都跳跃着秋雨那灵动的音符，雨水无声地浸润着瓦砾堆、落叶、枯树。于喧嚣处听无声，我默默聆听着生命的欢歌、历史的行吟和大自然的浅唱……

秋雨渲染出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泼墨成生动的雨韵图。秋雨是有生命的东西，是善解人意的精灵。它能给浪漫者以浪漫的心情，为失意者烘托失意的低沉，还能有为情人的邂逅提供大幕背景。

意境

此刻，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小巷，还是北国辽阔的原野，皆皆这不合时宜的秋雨笼罩在无边忧郁里，上苍似乎总有说不完的伤心事，蛮不讲理地向人间倾诉，时而粗狂嚣张，时而凄婉可人，时而肆无忌惮，时而如诉如泣……

白居易有诗“夜来秋雨后，秋风飒然新”，千年之后，这样的描述也一点不陈旧。夜幕下的雨景是丰富多彩的，街头的霓虹灯似乎在为秋雨竭力捧场，明灭闪烁的各色亮化灯带着地用多情的光和色来渲染深秋的雨夜。熙熙攘攘的车流在五彩缤纷的灯火下穿行，载着一个个逃离而又真实的梦。

倘若在此时此刻，一个人行于雨中，不但需要一把宽大的伞，还需要一颗善感的心，而那些或潦草或细密的雨丝恰恰能在这个时候抓住人的心灵，撩起无端的思绪。漫步在夜幕下的秋雨中，感受着秋雨带来的寂



垂钓一串记忆

王雪奇

他们的鼾声显得有些微弱，因为这里是蝉歌唱的海洋。

下雨啦！下雨啦！是谁在叫喊？是我和几个伙伴在喊。我们几个男孩子像猴子一样爬到了同一棵树的几个枝丫上，用手去捂树上的蝉。蝉也不是等闲之辈，它哪肯束手就擒，一掀屁股对着我们的脸撒上一泡尿，扑棱一声又飞到另一棵树上。一上午，整个树林的蝉被我们这群淘气鬼搞得不得安宁，撒着尿在树枝间乱飞、狂叫，整个树林真的像下起了毛毛雨。这毛毛雨也撒在了在树下乘凉的男人们脸上，但他们对此不以为意，仍旧张着大嘴，打着呼噜。

当蝉声渐渐消失，杨树叶发黄一片片飘向地面时，一抹斜阳透过稠密的杨树枝，把父亲的脸照得通红。他带领几个看鱼的社员，在我现在所坐的这个地方建造了一间草房。房子不高，坐东朝西，伸手就能摸到屋檐。南墙留了一个小窗，北墙大约离地一米处留有三个小洞，那算是看鱼的瞭望口吧。因为室内又往下挖了二尺，大人站在室内趴在洞口面朝北正好能看到大面积水面。我也曾趴那洞口看过，不过需要同伴帮忙，就是骑在同伴的脖子上。当我还没看清整个水面时，下面的人就喊：“老伙计，我撑不住了！”扑通，我就摔在了地上。

这间房冬暖夏凉，到了冬天，在地上铺上麦秸，再把铺盖往麦秸上一铺，躺在上面暖和又舒服。这屋里住着七个人，看鱼的有四个，剩余三个是小孩，其中就有我。

到了晚上，大人谈论着天南海北的事，我们三个小孩开始大闹，有时会“压千斤”，就是把一个人突然摁在下面，上面两个人使劲压，把下边那个压得嗷嗷直叫。这时父亲就会大声叫喊：“这几个熊孩子，想干啥！还不睡觉！”我有时也会老实一会儿，听父亲讲《海瑞罢官》《王华买爹》。有个我

叫云爷爷的老人，当过兵，每次都给我们讲他当兵打仗时的那些事儿。他经常说：“机枪一响，人倒得就像风刮。想想现在我还活着，这辈子值了。”

夜深了，从墙洞口吹来的风把煤油灯吹得忽明忽暗的，有时灯花还会发出细微的炸响。油烟把墙壁熏黑了一片，光秃秃的墙壁上仿佛增添了一幅水墨画。油烟的气味把我的鼻孔刺激得有些发痒，我张开鼻孔故意闻了闻。抬头向外看看，月光在门前洒了一地。丰收叔早就进入梦乡，爱讲故事的父亲就会说：“丰收，你咋恁困？我讲的故事你记着几句？”丰收叔只能用鼾声来回答父亲。

父亲看看一个个都进入梦乡，只好无奈地闭上嘴，收起他的故事，穿上棉衣，拿起手电筒，顺着池塘岸边向远处走去……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就会绕着我们村这占地十几亩的大鱼塘巡逻，不让偷鱼者靠近鱼塘半步，特别是有风有雨的夜晚，他一夜甚至起来好几次。几十年过去了，其他人谁也不知道这个事，只有我知道，因为我就躺在父亲身边，是他的“贴身小保镖”。

我当时有些不解，追问父亲：“你们都是看鱼的，工分都一样，为啥你要夜里起来几次呢？为啥不叫着他们？”父亲看着我，说：“你这个小鬼，觉悟咋恁低！记住，是我的孩子以后就不许有这样的想法！”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只给我留下了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当我把它托在手里时，才悟出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是用物质与金钱换不来的。我又想起了小时候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是了，作为一名新党员，我的思想觉悟不能低。

秋风一阵阵吹过来，有些顽皮，就像不懂事的孩子。我把钓竿伸开拉长，把钓钩抛到水里，鱼漂在水面

不时晃动，我不知是风儿还是水里的鱼儿在摇晃我的鱼漂，它一直也没有沉下去。我一直在这儿静坐，静静地等待着、思索着……

头上的斗笠一下子被风吹掉了，差点落到水里。我想起过去那些看鱼人。当夏日的晚霞在村西田野上空火红的时候，看鱼人就会把割的青草背过来。一把把青草扔到池塘里，水面顿时出现成群结队的大草鱼。鱼儿在水面争先恐后地吃着它们的晚餐，那声音我很难形容，就用“沙沙”声来形容吧。

虽然他们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一筐筐青草把他们的脊梁压得弯弯的，他们的脸饱经沧桑，夕阳一照，一个比一个黝黑。要叫我找找他们脸上的白，我只记得丰收叔牙齿要比别人白一点，云爷爷两鬓斑白得很一些。这一阵一阵小的秋风啊，难道是看鱼人化作了一股股风与我在这里邂逅？

是啊，如今这里已是面貌全新，鱼塘早已划为村里人的自由垂钓区，那间老屋也早就没了踪影。北岸新修的水泥大道取代了凹凸不平的土路，池塘与大路之间增添了蓝色的防护栏，新植的女贞排列在池塘两岸。这一道道新的风景还不够完美，听村干部说，最近还得进一步治理和开发，派专人管理，让水更好、鱼更多、树更美、花绽放。

一池清水在微风的作用下泛着涟漪，对面几丛芦苇迎风摇曳，几只野鸭在水中央嬉戏，一片水草上立着两只蜻蜓，哦，这不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图画吗！让这幅淡雅的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吧！

最终，我的鱼漂还是没有沉下去，也许我钓鱼是个外行，也许，鱼儿不咬我的钩，是在给我留想象的时间，特意让我垂钓这一串对过往的记忆吧。③22

散文

垂钓一串记忆

王雪奇

国庆假期，我没有选择外出旅游，而是回到老家小住了几日。一天吃过早饭，拿起钓竿，戴上斗笠，步行到村前的池塘南岸，选择一块平坦且没有积水的地方，撑开马扎，面朝北慢慢地坐了下来。

由于今年雨水偏多，水面高度接近平地，水草已超出地平面，显示着它超强的生命力。水草疯长了一个夏天，好不容易碰到有人来看望它，似乎有些惊讶，伴着微风在我的脚下摇头晃脑地望着我。我把钓竿横放在双腿上，伸手摸摸身边的野草，感觉有点刺挠，还带点弹性，就像在摸小男孩刚剪过的头发。

忽然有种声音在响，就像有位老人在身后走动，脚步缓慢。扭过头仔细一看，原来是风把身后田野里干枯的玉米叶子吹得乱动，不回头还真觉得是有人在走动。这里空旷，整个池塘南岸沃野无边，除我之外没有一人，远处还有些没砍倒的玉米秆，阴森森的。也许是因为多年没来过这里了吧，我感觉有些陌生。风又一次吹动了玉米叶子，似乎比上次动静更大。这回，风真的打开了我的思绪，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

记得那还是大集体时代，父亲曾带领几人看管这个大鱼塘，我就像一条小尾巴，经常跟在父亲身后，形影不离，所以对这里有着极深的印象。高高的堤岸像一段长城，长城上长着一棵棵挺拔的白杨树，池塘的半坡长满了荆条，长长的荆条软软地朝四周延伸，仿佛是堤岸的护卫者。下水洗澡的孩子们会把身上衣服扒光，往荆条枝丫中一塞，光着腩跑到水里。夏天来了，蝉看鱼塘边这片林子，在树上趴得不计其数，这里就是它们的大舞台。从田间放工回来的男女社员，在林子一边乘凉一边听着这天籁之音。一些男人就地蹲下，背靠着光滑的大杨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 zkrbdaoyuan@126.com